

圆明三园中的祀庙祠宇建筑探析

贾 珺

内容提要 清代离宫圆明园及其附园中曾经修建大量的祀庙祠宇建筑，分别以龙王、关帝、土地神、花神等各种神灵为祭祀对象，清帝与皇室成员园居期间，经常来此祭拜。本文通过文献考证，对这些建筑的分布情况、具体形制、祀典特色作了详细考证，并试图进一步揭示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

关键词 清代 圆明园 祀庙祠宇建筑 祀典

一 引言

清代离宫御苑圆明园不但是一座规模巨大、景观丰富的万园之园，同时也是皇室长期生活的场所，故含有大量具有特殊功能的建筑，其中尤以宗教祭祀类建筑最为庞杂。圆明三园中的祭祀建筑大致可涵盖儒、佛、道三大类别，属儒家系统者有祭祖的安佑宫（鸿慈永祐）和供奉孔子的圣人堂（位于洞天深处西南）；属于佛教系统的建筑较多，并可分为青庙、黄庙不同派别，计有圆明园的慈云普护、日天琳宇（佛楼）、月地云居（清净地）、舍卫城、同乐园之永日堂、曲院风荷之洛伽胜境，长春园的法慧寺、宝相寺、梵香楼，绮春园的正觉寺、延寿寺、庄严法界，以及九洲清晏、含经堂、鉴园等景区所附设的佛堂等。

除儒、佛性质的建筑外，圆明三园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道观建筑，但却拥有大量的祀庙祠宇，其中所祀神灵几乎都源自民间信仰，相当一部分可以归入道教范畴，也有一些难以归类，同时又大多被列入清代的官方祀典，因为其具有特殊的地位，同样不容忽视。

对于圆明三园中的宗教性建筑，方晓风先生所作《圆明园宗教建筑研究》^{〔1〕}一文已有详细论述，分析精辟，见解独到，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圆明三园祭祀建筑以及清代皇家宗教生活具有很高的价值。惟方先生之文主要侧重于儒、佛性质的建筑，对于其他类型的庙宇所述不多，故本文即拟对园中儒、佛之外庞杂的祀庙祠宇另加考证，并对其形制渊源、祭祀仪式以及相关历史背景、文化内涵作进一步的分析。

〔1〕 方晓风：《圆明园宗教建筑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2期，页39—49。

〔图一〕慈云普护龙王殿与关帝殿
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



〔图二〕杏花春馆土地祠
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



二 建筑概况

圆明三园中的祀庙祠宇数量很多，所供奉的神灵也各有所宗，本文先根据不同的景区位置加以分述。

1. 圆明园慈云普护龙王殿、关帝殿

慈云普护本是一处以供佛为主的场所，前殿辟为欢喜佛场，东偏殿设为龙王殿〔图一〕，三间悬山建筑，西向，前出平台，悬有“如祈应祷”额，其中“祀圆明园昭福龙王”；龙王殿北侧有楼，分为上下两层，悬山顶，前出一卷抱厦，“上奉观音大士，下祀关圣帝君”^①，即楼上为观音殿，楼下三间为关帝殿。乾隆帝曾有诗注：“（观音殿）其旁为道士庐”^②，可见此处曾驻有道士。

2. 圆明园杏花春馆土地祠

土地祠〔图二〕位于杏花春馆西南，为一间悬山建筑，带前后廊，东向。这座小庙面宽一丈（3.20米），前后廊进深三尺五寸（1.12米），屋身进深为一丈五寸（3.36米）。屋顶设有正脊鸱吻，前插幡杆。

此殿规模虽小，却是专奉圆明园土地公、土地母的场所，也是御园中最重要的一座土地庙，咸丰帝曾经因病来此许愿，后于咸丰八年（1858）二月分别封土地公、土地母为“圆明园昭佑敷禧司土真君”和“圆明园昭佑敷禧司土夫人”，并重设楠木神牌、立碑，且于春秋两季令内务府大臣服蟒袍补褂致祭。当时内务府官员曾经上奏：“该祠殿宇仅止一间，殿外地势亦不宽阔，拟于东北隅将土山铲去数尺，建立碑石，镌刻祠记神牌二座。拟用楠木恭制神号，交南书房翰林恭书后镌刻。”^③所附工程清单载明该祠的建筑尺寸与陈设情况：“春雨轩土地庙一间，柱高八尺，面阔一丈，进深一丈零五寸，前后廊各深三尺五寸，台明高一尺……殿内神像二尊，站童二尊，供案一张，磬几一张。”

① （清）于敏中等编撰：《日下旧闻考》页1339，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② （清）弘历：《高宗御制诗初集》卷二二《慈云普护》，清光绪二年刊本。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页546—54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3. 圆明园刘猛将军庙、魁星楼

〔图三〕刘猛将军庙与魁星楼
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

刘猛将军庙位于月地云居西北侧，从《圆明园四十景图》上可见其形象为三间殿堂，设有正脊和吻兽〔图三〕。乾隆五十八年(1793)内务府维修清单上有“刘猛将军庙一座三间……并院内拆墁甬路一道，长一丈八尺五寸，以及照式油饰彩画等项”^{〔1〕}的简略记载，可见此庙设有院墙围合的小前院，进深不足二丈。

这是一座与灭蝗有关的祠庙，规模虽小，意义却很特别。《畿辅通志》引《降灵录》记载：“神名承忠，吴州人，元末授指挥，弱冠临戎，兵不血刃，盗皆鼠窜。适江淮千里飞蝗遍野，挥剑追逐，须臾蝗飞境外。后因鼎革，自沈于河。有司奏请，遂授猛将军之号。”^{〔2〕}此祠原先盛行于江淮地区，雍正初年京师一带出现蝗灾，民间遂自发在京城内外模仿南方修建刘猛将军庙，据说颇见灵验，对此雍正三年(1725)的皇帝谕旨中曾经提及：“畿辅地方，每有蝗灾之害，土人虔祷于刘猛将军之庙，则蝗不为灾。朕念切洞瘵，凡事之有益于民生者，皆欲推广行之。”^{〔3〕}雍正间于御园建刘猛将军庙，显然有进一步压制蝗灾的意思，后来北京城内的顺天府治中也建有此种庙宇^{〔4〕}。《圆明园》丛刊第2集所载张仲葛先生家藏《圆明园匾额略节》记录安佑宫附近有一座建筑，外檐挂“昆虫毋作”匾(典出《礼记·郊特牲蜡辞》，《圆明园》丛刊原书误刊为“昆虫母作”)，内檐悬“用佐为霖”匾^{〔5〕}，可能就是这座小庙。



同治十二年(1874)样式房雷氏档案曾记当时查明圆明园内尚存13处建筑，其中包括一座魁星楼^{〔6〕}。魁星又名奎木狼，是二十八星宿中西方七宿之首，为主管文运之神。在《圆明园四十景图》中可见刘猛将军庙东侧有一座砖砌圆台，上建两座单间硬山小庙，旗杆上悬有黄幡。1933年《圆明园遗址实测图》将此处绘为八角形平面，并标明为“魁星楼”。此处临近圆明园西墙，与魁星方位吻合。

4. 圆明园日天琳宇瑞应宫、雷神殿、关帝殿、玉皇殿、太岁坛、三神殿

日天琳宇旧称佛楼，是一处以佛教寺院为主体的建筑群，但其中设有多处另祀他神的殿宇。

〔1〕 前揭《圆明园》，页374。

〔2〕 (清)李卫、唐执玉等监修，田易等纂：《畿辅通志》卷四九，清乾隆年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清)胤禛：《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八，清乾隆年间文源阁四库全书本。

〔4〕 前揭《畿辅通志》卷四九载：“刘猛将军祠，在府治，春秋戊日祭。”

〔5〕 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圆明园》(丛刊)第2集，页48，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

〔6〕 前揭《圆明园》，页1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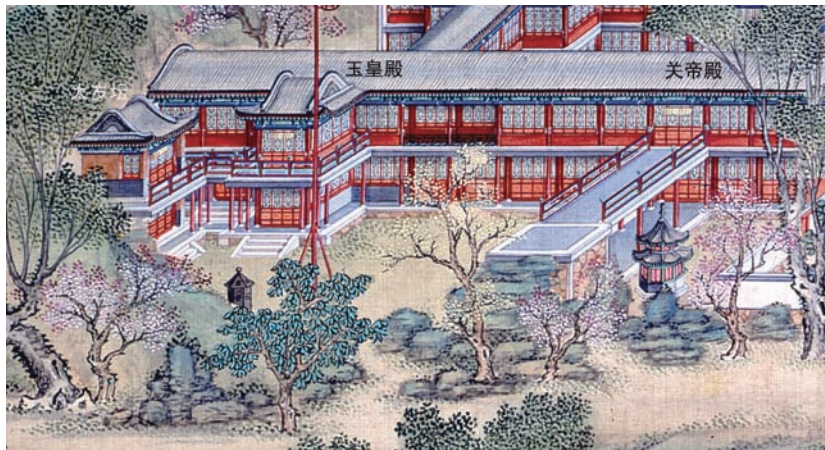
〔图四〕日天琳宇瑞应宫

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



〔图五〕日天琳宇太岁坛

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



《日下旧闻考》载：“其規制皆仿雍和宫后佛楼式……中前楼上奉关帝……西前楼上奉玉皇大帝……瑞应宫诸殿皆祀龙神。”^{〔1〕} 关帝殿和玉皇殿分别位于中部极乐世界前殿楼上和西部一天喜色前殿楼上，乾隆五十三年(1788)，弘历御笔题写“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字样，仿照关帝殿牌位样式复制了一份安设在雍和宫后佛楼关帝像前^{〔2〕}。

瑞应宫〔图四〕在东部自成一组独立的院落，共三进，前设庙门，中轴线上依次布置前殿仁应殿、中殿和感殿、后殿晏安殿三座正殿，主要供奉龙神，是圆明三园中最大的一座龙王庙。其中还设有一座斗坛，是清帝拜斗的场所，斗坛处悬“恩光仁照”匾额^{〔3〕}。

瑞应宫首见于五代时期的江南，《吴越备史》载：“黄龙见于卞山之金井洞，命立瑞应宫(一作祥应宫)。”^{〔4〕} 可见此宫本是专祀龙神的祠庙，故御园龙王庙借取其名。前殿和中殿均为歇山建筑，后殿晏安殿原为七间悬山建筑，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改建为九间，在东次稍间增设了一个雷神殿，供奉雷神像和“风云雷雨”四神牌位^{〔5〕}。

景区的西南角位置曾建有一座太岁坛〔图五〕，为单开间楼宇，东向，带有前廊，是祭祀太岁神的建筑，其东另设一座仙台。

清代晚期样式雷图上在瑞应宫前院东厢位置绘有一座“三神殿”，不知所供究竟是哪三位神灵。

〔1〕 前揭《日下旧闻考》，页1354。

〔2〕 前揭《圆明园》，页1608。

〔3〕 前揭《圆明园》，页1176。

〔4〕 (宋)钱俨：《吴越备史》卷二，清道光二年扫叶山房刊本。

〔5〕 前揭《圆明园》，页1011，《内务府现行则例·应用物件》载：“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呈准，遵旨添建雷神殿。”

5. 圆明园映水兰香贵织山堂、天神坛

贵织山堂〔图六〕是一座独立的三间歇山小殿，用于“祀蚕神”^{〔1〕}。圆明园自雍正七年(1729)开始在园中养蚕^{〔2〕}，贵织山堂之设或与此有关。从《圆明园四十景图》上看，此殿的柱子刷绿色油漆，山墙上的窗户上还设有挑檐。

根据样式雷图判断，映水兰香景区以南另有一座天神坛，位于围墙之中，亦为三间殿宇，而乾隆五十九年(1794)内务府工程清单上也注明“天神坛殿庙一座，计三间”^{〔3〕}。

6. 圆明园汇万总春之庙

此庙位于濂溪乐处之南，俗称花神庙，主体部分建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4〕}，为独立的院落，南为五间门殿，北有五间正殿，额名“蕃育群芳”，主祀花神；东西各有三间配殿。当年于“花神庙正殿庙门内添做悬山五座，山墩四座，与用松木胎骨垛增胎彩画青绿水色青苔成做花树地景，殿内添安神牌”^{〔5〕}。

中国各地建有很多花神庙，其中以杭州西湖的花神庙最为著名，乾隆帝南巡期间曾经造访。御园花神庙的形制有模仿西湖花神庙的意图，但格局相对简单。乾隆三十五年(1770)奏准：“新建(圆明园)花神庙二月十二日花朝开光献供，佛楼幼僧办吉祥道场一永日，每日每月香烛供献，万寿圣节并花朝年节安摆供献。”^{〔6〕}嘉庆帝也有诗吟咏此庙。庙内曾经设有一座牡丹花罩^{〔7〕}，应为培育花王牡丹的专用设施。

7. 圆明园北远山村龙王庙

这座龙王庙〔图七〕位于北远山村景区西北，是一座八角攒尖顶的殿宇，南面伸出一间悬山抱厦，建于雍正十一年(1733)，最初用于供奉原先放在四宜书屋船坞中的雍正御笔“雨神”牌位，当年相关档案有载：“其旧雨神牌在北门内北苑山房之西北角响水处或建庙三间或大些一间供奉。”^{〔8〕}雍正十二年(1734)又下旨：“北门内水关之河北小庙，着供龙王牌位。”^{〔9〕}正式改为龙王庙。此庙后来又改为观音庵，具体年代不详。

〔1〕 前揭《圆明园》，页1358。

〔2〕 前揭《圆明园》，页1018，《内务府现行则例·养蚕事宜》载：“雍正六年八月奉旨：圆明园于七年起著养蚕。”

〔3〕 前揭《圆明园》，页398。

〔4〕 前揭《圆明园》，页133，《内务府奏案》载：“遵旨慎修思永添建花神庙宇。”

〔5〕 前揭《圆明园》，页134。

〔6〕 前揭《圆明园》，页1007。

〔7〕 前揭《圆明园》，页381，嘉庆元年(1796)内务府《奏案》清单记录：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圆明园维修工程包括“蕊珠宫、花神庙牡丹花罩二座，计八间，挑换木植，找补油饰，并搬运安装拆卸等项”。

〔8〕 前揭《圆明园》，页1232。

〔9〕 前揭《圆明园》，页1236。

〔图六〕映水兰香贵织山堂
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



〔图七〕北远山村龙王庙
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



〔图八〕西峰秀色龙王庙
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



8. 圆明园若帆之阁武圣祠、土地庙、山神庙

武圣祠靠近圆明园北苑墙，在若帆之阁湛虚翠轩东侧，《日下旧闻考》曾载：“湛虚翠轩东数十武有关帝庙。”^{〔1〕}从样式雷图上看，这座祠庙设有数跨院落，西院内三间正殿供奉关圣，院门南侧隔溪正对一轩，北出抱厦，似为戏台。这是御园中最重要的一座关帝庙，清帝经常来此拈香。

雍正十二年(1734)有旨：“北门关帝庙西边小一间，着供土地；北门西边山弯之处，着供山神。”^{〔2〕}可见在武圣祠西侧曾经建有一间小土地庙，而在园北门西侧山弯处建有山神庙。

9. 圆明园西峰秀色龙王庙

《日下旧闻考》载：“(西峰秀色)河西松峦峻峙，为小匡庐，后有龙王庙。”^{〔3〕}从《四十景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小庙〔图八〕，为三间悬山建筑，背山西向。

10. 圆明园四宜书屋船坞

船坞本是贮藏船只的地方，而四宜书屋大船坞〔图九〕中还曾经供奉神牌，雍正十一年(1733)有档案记载：“旧船坞现供风、云、雷、雨之雨神牌上字号错了，着照此牌样式另造一牌，改旧字样，

〔1〕 前揭《圆明园》，页1365。

〔2〕 前揭《圆明园》，页1236—1237。

〔3〕 前揭《圆明园》，页1364。

得时供在旧船坞。”^{〔1〕}

〔图九〕四宜书屋船坞

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

11. 圆明园涵虚朗鉴北龙王庙

《日下旧闻考》载：“（蕊珠）宫南船坞后有龙王庙。”^{〔2〕}此庙〔图十〕位于涵虚朗鉴景区北侧、蕊珠宫之南，靠近五孔闸，为三间悬山建筑，设正脊、吻兽，南向而立。

12. 圆明园广育宫

广育宫〔图十一〕位于夹镜鸣琴之东的山丘顶上，松蟠环绕，颇有山林祠庙的气象。这座祠庙坐南朝北，自成院落，前设牌坊，两面分别刻“含弘光大”和“品物仁照”额，门殿之南为正殿凝祥殿，三间歇山建筑，内悬“恩光仁照”匾额，原挂于瑞应宫，后移来此处。两侧设东西配殿。从《圆明园四十景图》上看，其建筑采用黄瓦，在圆明园所有祀宇建筑中属于罕见的例子。正殿中供奉碧霞元君，相传是东岳大帝的女儿，主生育，故名“广育宫”。原祠始建于泰山，《大清一统志》载：“碧霞元君庙，在泰山绝顶，宋真宗东封，构昭应祠，祀天仙玉女碧霞元君。”^{〔3〕}

民间传说每年四月十八是碧霞元君的生日，乾隆、嘉庆、道光诸帝均曾来此拈香，有时还在附近举办“过皇会”或由南府戏班献演应景戏。平时在圆明园园居的嫔妃、公主经常来此祭拜求子，《内务府奏销档》曾记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内廷嫔妃、公主、皇孙坐船经福海去广育宫拈香，因遇到大风而涉险^{〔4〕}。

13. 圆明园双鹤斋吕祖亭

吕祖亭位于双鹤斋（廓然大公）景区，本名“采芝径”，为单间亭式建筑，总开间为两丈一尺（合6.72米），含周围廊，建于高台之上，西向〔图十二〕。雍正初年已建成，原来仅仅是一座点景建筑，并无祭祀功能。咸丰八年（1858）二月咸丰帝有谕旨：“双鹤斋采芝径四方亭一座，殿内添供奉吕祖、仙童、柳仙神台供案，著外边踏勘烫样呈览。”^{〔5〕}



〔图十〕涵虚朗鉴北龙王庙

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



〔1〕 前揭《圆明园》，页1232。

〔2〕 前揭《圆明园》，页1368。

〔3〕 （清）和坤等修：《大清一统志》卷一，清乾隆年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前揭《圆明园》，页288—289，《和坤等奏福海行船涉险将总管太监等治罪折》。

〔5〕 前揭《圆明园》，页1063。

〔图十一〕广育宫
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



〔图十二〕双鹤斋吕祖亭
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



〔图十三〕舍卫城多宝阁
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



所供“吕祖”即八仙中的吕洞宾，“仙童”可能指吕洞宾的弟子捉鬼仙童徐寿，“柳仙”则是民间传说中的药神。其室内添改陈设，从此称“吕祖亭”。《穿戴档》载，咸丰十年(1860)十月十六日咸丰帝曾至双鹤斋吕祖亭拈香^{〔1〕}。

14. 圆明园舍卫城多宝阁、城隍庙

舍卫城是圆明园中的一座微型城池，其中建筑多为佛教殿堂，但也有两处属于祀奉其他神灵的祀宇性质。

多宝阁为舍卫城最南的城关楼阁〔图十三〕，三间，歇山顶，《日下旧闻考》载：“多宝阁祀关帝，额曰至胜大勇。”^{〔2〕}

内务府《奏销档》记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维修工程中有一项是“舍卫城城隍庙并弥勒殿拆换旗杆四根，添换青砂石夹杆二根”^{〔3〕}。可见城中曾经建有一座城隍庙，庙前竖立旗杆，具体位置不详。

15. 圆明园买卖街龙王庙、舍卫城龙王庙

从样式雷图上可见，这两座龙王庙都属于坐石临流景区，一在买卖街西侧，一在舍卫城外东侧，均只有一间。

16. 圆明园文昌阁

张仲葛先生家藏《圆明园匾额略节》记载，在天然图画景区“静知春事佳”殿和“苏堤春晓”亭附近有一座文昌阁，神龛上挂“三宗会极”匾额^{〔4〕}。此阁当是供奉文昌帝君的场所，具体格局不详，应为道光以后所建。

按内务府《穿戴档》记载，咸丰十年(1860)三月二十一日咸丰帝驻蹕圆明园期间曾亲至“文昌阁文昌帝君前拈香”^{〔5〕}。当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文昌阁遭到破坏。同治十年(1871)予以复建，并于当年十一月十六日子时开光^{〔6〕}。同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穿戴档》(咸丰朝)。

〔2〕 前揭《圆明园》，页1377。

〔3〕 前揭《圆明园》，页222。

〔4〕 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圆明园》(丛刊)第2集，页47。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穿戴档》(咸丰朝)。

〔6〕 (清)昆冈等纂：《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九七，清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治十二年(1873)重修圆明园时,经过探勘,发现这座重建的文昌阁(殿)尚存,曾专门制作了烫样呈进御览^①。

17. 长春园花神庙

这座花神庙位于长春园海岳开襟对岸西南处,从样式雷图上所绘判断,应为三间殿宇,带周围廊。

18. 绮春园龙王庙

从样式雷图可见,此庙位于绮春园延英论道景区中央,自成一院,四面环水,有东向门殿一间、正殿三间。

19. 绮春园惠济祠、河神庙

惠济祠、河神庙原建于江苏淮安府清河县境内,《大清一统志》载:“惠济祠在清河县旧治。……陶庄河神庙在清河县西陶庄引河口石坝上,本朝乾隆四十一年春创建。”^②淮安府为明清治水要地,清代江南河道总督长期驻节于府境内的清江浦。惠济祠始创于明代正德年间,位于淮河、黄河、运河交汇的清口地区,正是控制黄淮水患的关键位置,康熙、乾隆帝南巡时均曾亲临。乾隆帝且有诗云:“玉构金堤神所凭,瓣香展谒肃虔增。黄清淮又常资佑,榘密茭长敢恃能。”^③“河宗稳渡紫霞舟,巍焕灵祠见举头。”^④“瑞气扶舆凤阁峨,金堤千载镇洪河”^⑤。惠济祠所祭神灵原为碧霞元君,后与天后(又名天妃,即闽粤所奉之妈祖)崇拜结合,一度改称“天妃庙”,乾隆帝《惠济祠》诗注称:“相传天妃为闽越人也。”^⑥河神庙位于陶庄引河口石坝之上,主要供奉淮河流域的一些河神,地位也很重要,与惠济祠一起成为其他地区同类祀宇的范本。

雍正间北京永定河石景山一带已建有惠济祠、河神庙。至嘉庆间,因御苑中缺乏供祭天后、河神的祠庙,故嘉庆十七年(1812)特令两江总督百龄赴清河县摹绘天后、惠济龙神的神牌封号呈进,当年六月戊申《仁宗实录》记载其谕旨:“惟水府诸神,如天后、河神,向无祠位,凡遇发香申敬之时,皆系望空瞻礼,遥纾虔悃。今拟于御园内添建祠宇,著百龄亲赴清江浦^⑦,于崇祀各神如天后、惠济龙神素昭灵应、载在祀典者,将神牌封号字样详缮陈奏,俟后庙宇落成,照式虔造供奉,以迓神

① 前揭《圆明园》,页1119—1120。

② 前揭《大清一统志》卷六五。

③ (清)弘历:《高宗御制诗二集》卷二三《惠济祠》,清光绪二年刊本。

④ (清)弘历:《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四《惠济祠》,清光绪二年刊本。

⑤ 前揭《高宗御制诗二集》卷六八《惠济祠》。

⑥ 前揭《高宗御制诗二集》卷六八《惠济祠》。

⑦ 清江浦:清江浦本是山阳县的一大集镇,乾隆二十六年(1761)将清河县治迁移于此。

床，将此谕令知之。”^①次年在绮春园动工兴建惠济祠、河神庙，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落成，当年的《内务府现行则例》记载：“八月奉旨：谕御园内仿照江南规制建立惠济祠、河神庙二所，岁时陛香展礼，因思清漪园、静明园两处龙神庙均有春秋致祭典礼，御园惠济祠、河神庙显应尤昭允宜，特奉明禋以光祀典，著于每岁春秋二季一体致祭，届期奏派管理圆明园大臣一员肃恭将事，即自本年秋季为始。”^②

嘉庆二十四年(1819)嘉庆帝曾作《惠济祠河神庙拈香敬述》诗赞颂绮春园中的这两处祠宇：“建祠祈妥佑，数载沐神恩。恬浪固河堰，安澜达海门。承天施渥泽，率土靖黎元。永戴平成德，感衷诚述言。”诗注又云：“御园之南惠济祠、河神庙建于癸酉秋间，所以妥侑明神，时致亲祈，俾东南亿万民生同等衽席者也。自创建以来，深荷神祇昭格，堤堰磐安，河流悉臻轨顺，转漕亦迅速如期，此皆仰赖天泽频施、神庥垂佑，故得此长庆安澜，永戴平成之德，升香展礼，诚感难铭。”^③感戴之意，溢于言表。

从样式雷图来看，这两座祠宇格局很简单，两庙并列，惠济祠居东，中央建三间正殿，殿北设东西配殿各三间；河神庙居西，为单进院落，北建正殿三间，左右各设朵殿三间。晚清《圆明园匾额略节》记载惠济祠正殿外檐悬“宅神天沼”匾，内檐悬“德施功溥”、“恬波昭贶”和“安流锡祐”三匾；河神庙正殿外檐悬“朝宗广运”匾，内檐悬“镜清寰宇”和“永佑安澜”额^④。

惠济祠正殿内供奉天后神牌；而河神庙正殿内设有三个神龛，中央供奉淮渎神牌，左龛供奉金龙四大王神牌，右龛供奉黄大王神牌^⑤，均为河道纵横的淮安府地区最重要的水神。

20. 绮春园关帝庙

从现存样式雷图可见，此关帝庙位于绮春园西南角，仅为单间小殿，带周围廊。

除此之外，圆明园三园在不同时期内还根据具体需要设有一些临时性的坛、斗、龛之类，以备祭拜，如内务府则例《记事录》载雍正帝曾因为在深柳读书堂园居期间距离佛楼斗坛太远，往来不便，即下旨在深柳读书堂后新盖太平台下设立行龛斗坛^⑥；《仁宗实录》载嘉庆十七年(1812)六月“于黑龙潭及山高水长设坛祈雨”^⑦，《起居注》载嘉庆帝曾多次亲至山高水长祈雨坛祈雨^⑧；《穿戴档》载咸丰帝曾

① 《清实录·仁宗实录(四)》页486，中华书局，1986年。

② 前揭《圆明园》，页1053。

③ (清)颉琰：《仁宗御制诗三集》卷六一《惠济祠河神庙拈香敬述》。

④ 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圆明园》(丛刊)第2集，页52，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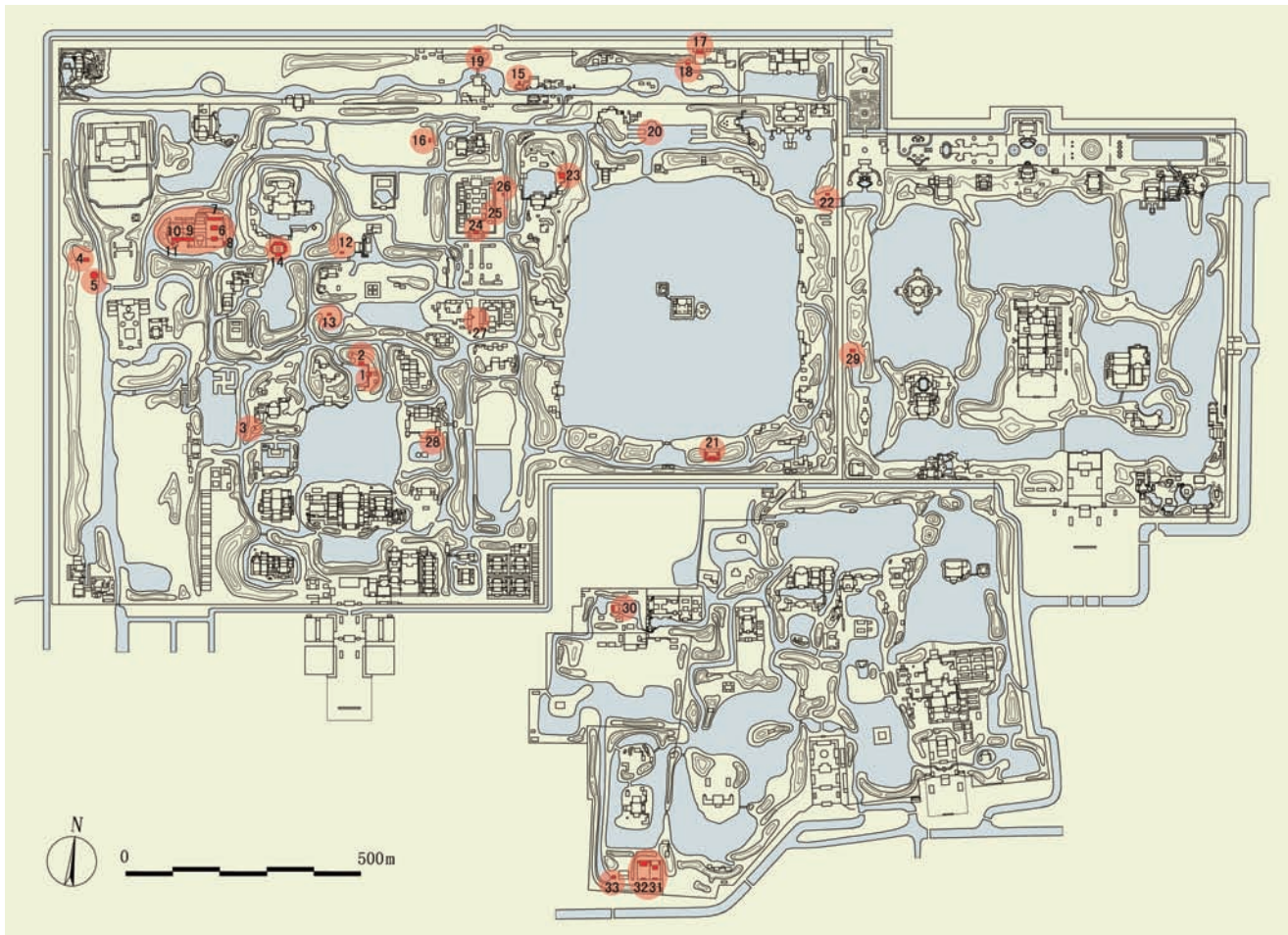
⑤ (清)昆冈等纂：《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八四，清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⑥ 前揭《圆明园》，页1219。

⑦ 前揭《清实录·仁宗实录(四)》页485。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起居注册》(嘉庆朝)。

〔图十四〕圆明三园祀庙祠宇建筑分布示意图 作者自绘



去奉三无私拜斗，还分别去西峰秀色七夕供、生秋庭秋供与冬供、上下天光月供前拈香，如此等等^{〔1〕}。

三 形制分析

综合以上所述，圆明三园中儒、佛之外的各类祀庙祠宇建筑至少有33处之多，其中圆明园28处，占总数的85%；长春园仅有1处，占总数的3%；绮春园4处，占总数的12%〔图十四〕。圆明园内的祠宇分布较为均衡，长春、绮春二园内的祠宇均位于西侧，靠近圆明园。

究其祭祀对象而言，计有祀龙王(龙神)8处，祀关帝5处，祀土地、花神、风云雷雨诸神各2处，另有祀玉皇、天后、河神、碧霞元君、文昌帝君、蚕神、刘猛将军、太岁、天神、吕祖(及仙童、柳仙)、山神、魁星、城隍以及不知名三神各1处。具体情况列表如下〔表一〕。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起居注册》(咸丰朝)。

[表一] 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杂祠建筑一览表

编号	园名	名称	位置	形制	功能	建设时期
1	圆明园	龙王殿 (如祈应祷)	慈云普护东部	三间硬山, 西向, 前出平台	祀圆明园昭福龙王	康熙年间建
2		关帝殿	慈云普护北楼	楼宇下层	供关帝	康熙年间建
3		土地祠	杏花春馆西南角	一间悬山, 东向, 前引幡杆	供土地公、土地母	雍正年间建, 咸丰间加封
4		刘猛将军庙	月地云居西北侧	三间, 前设小院	祭刘猛将军(灭蝗之神)	雍正年间建
5		魁星楼	月地云居西北侧	圆台楼阁	祀魁星	乾隆九年之前
6		瑞应宫 (龙王庙)	日天琳宇东院	三进院落, 有门殿及前后三殿, 内设斗坛	祀龙神	雍正年间建
7		雷神殿	瑞应宫后殿	晏安殿东次稍间	祀风云雷雨诸神牌位	乾隆间五十三年改建
8		三神殿	瑞应宫前院东配殿	三间, 东向, 带前廊	不详	不详
9		关帝殿	日天琳宇中部	极乐世界前殿楼上	供关帝	雍正年间建
10		玉皇殿	日天琳宇西部	一天喜色前殿楼上	供玉皇	雍正年间建
11		太岁坛	日天琳宇西南	单间小楼, 东向, 东有仙台	供太岁	雍正年间建
12		贵织山堂	映水兰香西侧	三间歇山, 南向	祀蚕神	雍正年间建
13		天神坛	映水兰香之南	三间	祀天神	不详
14		汇万总春之庙 (花神庙)	濂溪乐处之南	院落, 有门殿五间、正殿五间及东西配殿各三间	祀花神	乾隆三十四年建
15		龙王庙	北远山村西北	八角形殿宇, 南出悬山抱厦	初祀雨神, 后祀龙王	雍正年间建, 后改观音庵
16		龙王庙	西峰秀色西	三间悬山, 西向	祀龙王	乾隆末年以前
17		武圣祠 (关帝庙)	若帆之阁东侧	院落, 北为三间正殿, 附设戏台	祀关帝	雍正年间建
18		土地庙	若帆之阁东侧	一间, 东向	祀土地	雍正年间建
19		山神庙	若帆之阁东侧	不详	祀山神	雍正年间建
20		船坞	四宜书屋东南	悬山建筑, 内部陈设不详	供风云雷雨诸神牌位	雍正年间建
21		广育宫	夹镜鸣琴之东	院落, 北向, 正殿三间, 东西配殿	供奉碧霞元君	雍正年间建
22		龙王庙	涵虚朗鉴之北	三间, 南向	祀龙王	乾隆九年之前
23		吕祖亭	双鹤斋东部	一间方亭, 带周围廊	祀吕祖、仙童、柳仙	雍正间建, 咸丰间改祀宇
24		多宝阁	舍卫城南城关	三间城门楼	祀关帝	乾隆二十四年建
25		城隍庙	舍卫城内	不详	祀城隍	乾隆四十二年之前
26		龙王庙	舍卫城外东侧	一间, 临水	祀龙王	不详
27		龙王庙	同乐园买卖街西侧	一间	祀龙王	不详
28		文昌阁	天然图画东侧	不详	祀文昌帝君	道光以后
29	长春园	花神庙	海岳开襟西南对岸	三间, 带周围廊	祀花神	不详

[续表一]

30	绮春园	龙王庙	延英论道	院落，东向，门殿一间、正殿三间	祀龙王	嘉庆以后
31		惠济祠	畅和堂之南	院落，门殿、正殿各三间	祀天后	嘉庆二十二年建成
32		河神庙	畅和堂之南	院落，门殿、正殿各三间	祀淮渚河神、金龙四大王、黄大王神牌	嘉庆二十二年建成
33		关帝庙	园西南角	一间，带周围廊	供关帝	嘉庆以后

就具体建筑形式而言，这些祀庙祠宇建筑可分三种类型〔图十五〕：

第一类祀庙拥有独立的院落，前设庙门，具备完整的庙宇格局，其中瑞应宫、广育宫、武圣祠、汇万总春之庙规模较大，拥有多进或多跨院落；绮春园河神庙、惠济祠、龙王庙次之。多数院落仅设正殿，不设配殿，形制明显低于安佑宫、月地云居等儒、佛系统的大型庙宇，如刘猛将军庙虽曾经设有前院，但尺度很小，并无配殿。

第二类祀庙不设院落，拥有独立建筑，尺度较小，基本为一间或三间殿宇，如多数龙王庙、土地祠均是如此；个别为楼房，如太岁坛、多宝阁、魁星楼。其中以北远山村西北面龙王庙的八角攒尖的形制最为特别，似乎是一座亭子的变体，前面又出有抱厦。

第三类祀庙并非独立设置的殿堂，而是与其他神祇同在一殿，混合共处，或分占楼上下，如日天琳宇之玉皇殿、关帝殿；或分占次稍间，如瑞应宫附设的雷神殿，规格又低一级。

祭奉同一神灵的不同建筑有明显的主次之分。龙王、关帝、土地、花神的祀庙数量都不止一处，均以其中之一为主庙，成为祭祀的重点，如瑞应宫之祀龙王、武圣祠之祀关帝、杏花春馆土地庙之祀土地神、汇万总春之庙之祀花神，其余同类祀庙的格局比较简单。

大多数祀庙的室内陈设不详，其中少数供奉神像（如杏花春馆土地祠内并列供奉土地公、土地母两尊塑像），大多供奉神牌（如河神庙供奉淮渚、金龙四大王、黄大王三座神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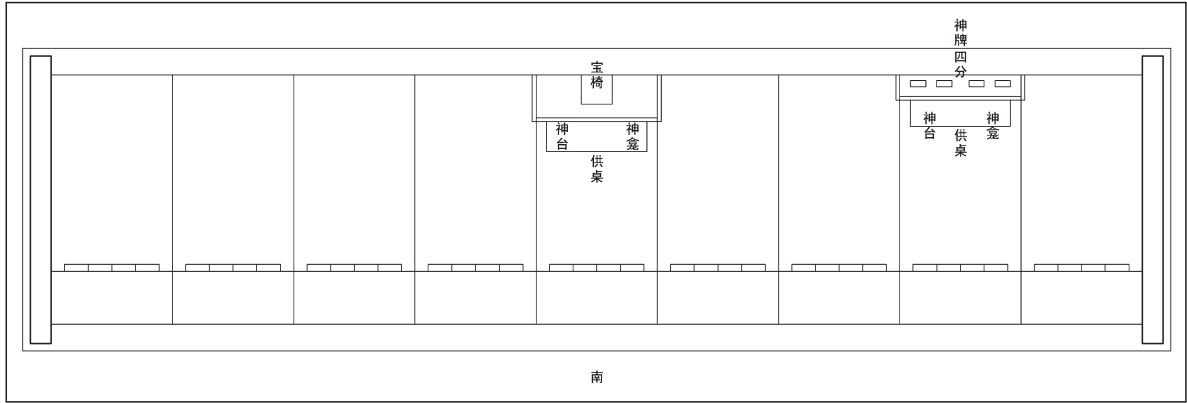
从现存样式雷地盘画样上可见到瑞应宫晏安殿的平面〔图十六〕，图上注明此殿明间沿北墙设置供桌、神台，台上置神龛，龛内有宝椅，估计其中供有龙王坐像；而东次稍间辟作雷神殿，同样有供桌、神台、神龛，龛内所供为风云雷雨四神牌〔图十七〕，从东往西依次是“应时显佑风伯之神”、“顺时普荫云师之神”、“资生发育雷师之神”和“顺天佑畿时应雨师”，且注明神龛的尺寸是面宽九尺四寸（3008厘米），进深一尺三寸五分（432厘米），高五尺二寸（1664厘米）；神牌的尺寸是二尺五寸（800厘米）高，内下须弥座面宽八寸五分（272厘米），进深六寸五分（208厘米），高五寸二分（166.4厘米）。现存样式雷图中还有一张“顺天佑畿时应龙王神牌”的立面画样，可作旁证。这些陈设都由样式房设计定做而成。

乾隆五十三年（1788）造办处《活计档》记载雷神殿内添设的神像、屏风形制：“圆明园新建雷神庙内雷神，照先做过金黄缎底绣八团龙神袍一样，交苏州织处绣做一件，其宝床屏风内着做锦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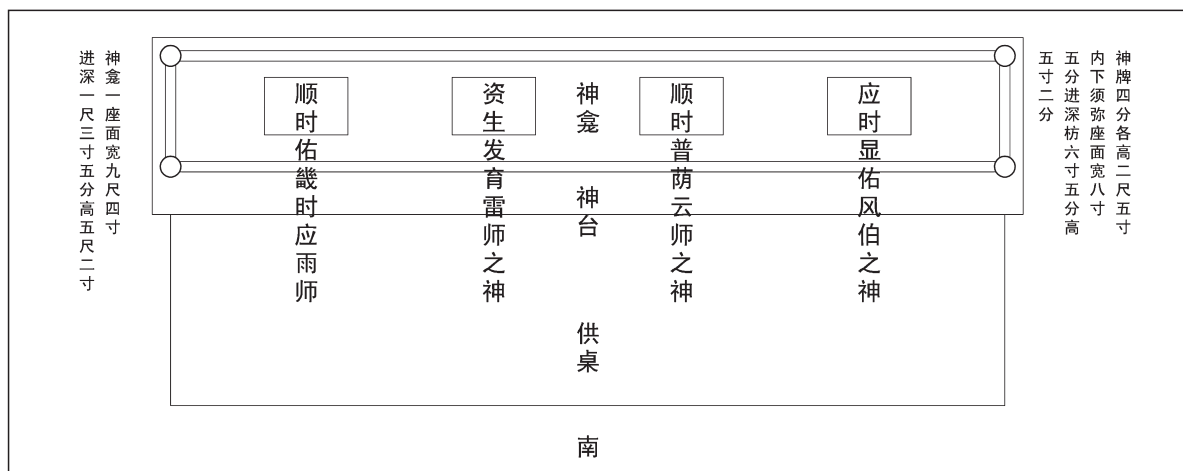
〔图十五〕闕明三园部分祀庙祠宇建筑平面示意图 作者自绘



〔图十六〕瑞应宫晏安殿平面图 摹自样式雷图



〔图十七〕雷神殿神龛与神牌位置示意图 摹自样式雷图



件。……瑞应宫添建雷神殿内雷师一尊，法身高三尺九寸六分，内除面像脖项净高三尺一寸六分，肩宽一尺五寸，胸厚九寸，挂脚至地平高一尺五寸，衣面宽二尺四寸，坐像进深一尺五寸。宝床屏风内里面宽三尺二寸八分，进深一尺四寸。新建雷神座像高三尺九寸六分，挂角至地平一尺五寸。神袍一件，身長四尺四寸五分，身肯一尺五寸，台肯一尺四寸，下扎二尺二寸，领口一尺八寸，袖长三尺四寸，袖宽一尺五寸，绣团龙九寸。营造尺。”^{〔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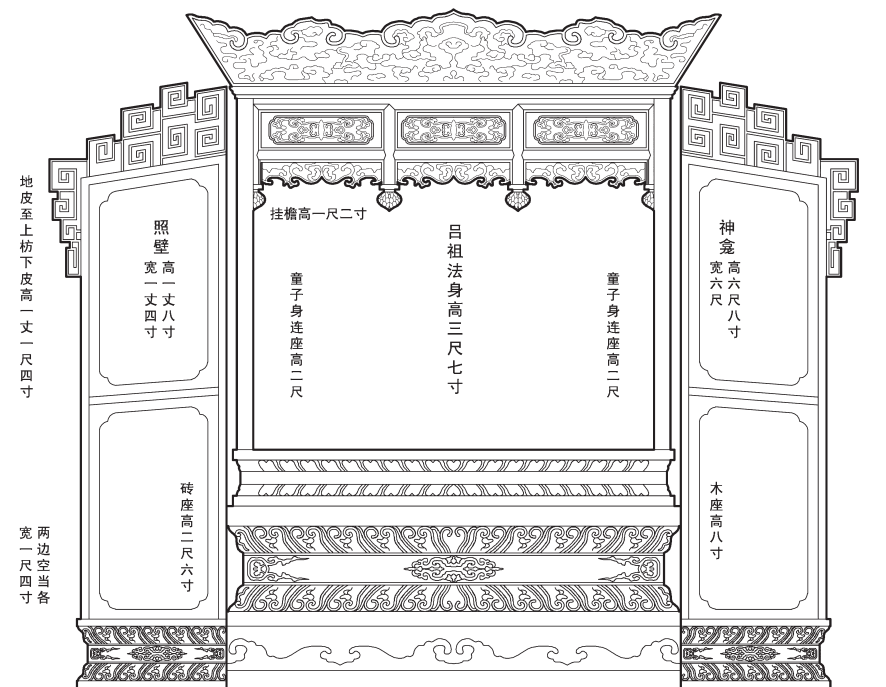
样式雷图中还保存着吕祖亭内神龛的立样〔图十八〕，图上标注神龛上枋下皮至地平高一丈一尺四寸（3468厘米），内龛高六尺八寸（2176厘米）、宽六尺（1920厘米），两侧照壁高一丈八寸（3456厘米）、宽一丈四寸（3328厘米），龛内中央吕祖法身高三尺七寸（1184厘米），两侧童子连座高二尺（640厘米），尺度比晏安殿神龛略大一些。

圆明三园内的祀庙祠宇建筑大多不拘朝向，东西南北都有。屋顶形式也包含歇山、悬山、硬山、攒尖等各种造型，以卷棚悬山的比例最高，歇山次之，也有部分殿宇带有正脊和吻兽，显得形制更隆重一些，但没有最高等级的庑殿顶。另外很多祠宇的外面都设有旗杆。除了个别实例之外，这些祭祀建筑的造型大多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圆明园四十景图》上所示瑞应宫、太岁坛、杏花春馆土地祠、北远山村龙王庙、含虚朗鉴北龙王庙、广育宫、舍卫城多宝阁等殿宇的山墙上身部分均刷为红色，与其他景观建筑常用的灰砖墙、白粉墙形成明显的区别。

总体上看，所有这些建筑的规模均相对有限，没有与安佑宫、舍卫城规模相当的大型院落和巍峨殿宇，其中只有广育宫位于山巅，具有景致中心的地位；少数祀宇是所在主题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杏花春馆的土地祠对田园村落主题有一定的提示作用；其余大多数小庙孤殿都掩藏于山后溪间之一隅，主要作为一类特殊的功能性建筑而存在，缺乏景观意义。

〔1〕 前揭《圆明园》，页1607。

〔图十八〕吕祖亭内神龛立样 摹自样式雷图



四 文化探源

圆明三园中的这些祠庙所奉各路神祇几乎都源自民间信仰，除了玉皇、吕祖这类典型的道教神仙之外，其余神灵也有不少得到道教的尊奉，但在御园中并未刻意强调其道教属性。同时，这些神灵大多被列入清代的官方祀典，分别属于“中祀”和“群祀”的性质，另有个别属于杂祀范畴。它们当中文有文昌，武有关圣，水有龙王，地有土地神，种花有花神，养蚕有蚕神，生育有求子之神，各路神灵五花八门，各司其职，充分反映了中国民间混杂的信仰状况。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种水神，仅龙王庙就有8处之多，此外另有4处分祭天后、河神、风云雷雨诸神；其次是对关圣推崇备至，有5处祭祀场所；土地庙虽仅有2处，但地位也比较突出。

对于古代社会而言，河湖水系是国家经济的重要命脉，无论干旱还是水灾都可能造成重大的危机，因此水神的地位尤显重要，加上圆明三园本身以水景为主，河流纵横，湖池充盈，清帝游园一般均走水路，尊奉水神也有保佑自身安全的意思。明清时期，关帝崇拜十分普遍，关圣成为保障国泰民安的重要守护神，屡次得到朝廷加封，在圆明三园中也获得了极大的尊崇；而土地是各处“现管”之神，同样不容忽视。这三类祠宇在御园中最受重视。

圆明三园是帝王、太后、后妃、皇子等皇室成员以及、太监、宫女、侍卫、园户的生活场所，另有部分主管官员、宫廷画师和僧道也曾长期在此居住，人员构成复杂，称得上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社会，从上至下对各种事务都有避灾祈福的心理需求，各种祠宇则从各方面充分满足了这种需求。以花神庙为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乾隆十年(1745)《圆明园蒔花碑》碑文拓本，此碑原存于汇万总春之庙，为当时负责管理御园养花工程的官员王进忠、陈九卿、胡国泰三人所立，其中有词曰^{〔1〕}：

伏念天地间一草一木，胥出神功，况于密迩宸居，邀天子之品题，供圣人之吟赏哉。爰

〔1〕 舒牧等编：《圆明园资料集》页224，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

列像以祀司花诸神，岁时祷赛，心戒必虔，从此寒暑益适其宜，阴阳各遂其性。不必催花之鼓，护花之铃，而吐艳扬芬，四时不绝。于是以娱睿览，养天和，与物同春，后天不老，化工之锡福岂有量乎。若夫灌溉以时，培护维谨，此小臣之职，何敢贪天功以为己力也。

碑文说得很清楚：御园中的花事盛衰全靠花神保佑，负责养花的官员对于花神丝毫不敢怠慢。这种对某类神灵的心理依托普遍存在于宫廷之中，圆明园内所设的各种祠庙和祀奉行为正是其最具体的表现形式。

作为中国民间信仰状况的真实映射，圆明三园祀庙祠宇的祀奉对象还经常相互混杂，乃至与佛教殿宇混于一处，彼此兼容，相安无事。如慈云普护楼上供观音，楼下供关圣；作为佛教重地舍卫城城门楼的多宝阁同时也是供关圣的地方；而日天琳宇景区原本以佛楼为主题，瑞应宫、关帝殿、玉皇殿、太岁坛等建筑杂处于中，似乎更有喧宾夺主之势；北远山村的龙王庙在清代后期可以改作观音庵。这些例证反映了中国传统宗教特有的彼此渗透现象，本来在民间关帝庙也常为佛寺所接受，而道观中也可能设有供奉观音的殿堂。

相比中国其他地区而言，江浙一代的祀庙祠宇种类最多，自古即有“吴越多淫祠”的说法。圆明园的祀宇建筑也有不少仿自江浙地区，如汇万总春之庙以杭州西湖花神庙为蓝本，惠济祠、河神庙摹自清河县的名祠，而瑞应宫、刘猛将军庙、蚕神庙均是南方先出现的祠庙。对于圆明园来说，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功能性的“写仿”，与摹拟江南名园的风景式的写仿性质不同。

民间祀庙兴旺，本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现象。这些庙宇所奉神灵来源庞杂，富于迷信色彩，与正统的儒家理念颇有出入，因此历史上统治阶层对于一些民间祀庙并非完全赞成，甚至也经常出现皇帝下诏或官员下令禁毁的情况。例如《宋书·武帝纪》载宋武帝诏书：“淫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①《梁书·王神念传》载：“神念性刚正，所更州县必禁止淫祠。”^②《旧唐书·穆宗纪》曾载：“李德裕奏去管内淫祠一千一十五所。”^③《明史·石天柱传》载：“泰山有碧霞元君祠，中官黎鉴请收香钱为修缮费，天柱言祀典惟有东岳庙，无所谓碧霞元君。”^④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神灵的民间信仰是无法禁绝的，而且在很多时候直接对皇室产生深刻的影响。相比前朝而言，清代统治者对于这些神灵更为重视，大多予以封赐并列入正式的祀典范畴，使得此类祀庙祠宇的地位明显提高，数量大为膨胀，在皇家园林中也大行其道。

除了官方祀典的需求之外，圆明三园中祀庙祠宇建筑的兴建与清帝的个人信仰也有密切的关系。据上表可见，此类建筑多建于康熙年间给皇子赐园时期，或雍正年间以及嘉庆以后，乾隆时期

①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② （唐）姚思廉撰：《梁书》卷三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③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④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八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所建相对较少，其中大约一半左右是雍正帝继位前后所建。雍正帝本人信仰复杂，佛道皆崇，且经常服食丹药以求长生不老，对这些儒家和佛教之外的神灵似乎也坚持“宁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的准则。留存至今的《世宗御制文集》收录文章不多，其中却有相当部分是祀奉关帝、都城隍、风伯、太岁、风神以及各路河神的祭文，其执信程度可见一斑。对于圆明园中的祀庙祠宇及其祭典，雍正帝也常常表现得非常重视，如现存内务府《奏销档》记载雍正三年(1725)即有上谕：“将圆明园、畅春园两处封赠龙王庙文字一事交付礼部”^①，显得很郑重。

乾隆帝的御制诗文较少提及此类祠庙，可能与他厌弃道教的思想有一定关系。但从宫廷档案记载来看，乾隆帝也经常去瑞应宫、广育宫等处拈香，与这些祀庙祠宇并不疏远。另外乾隆二十一年(1756)《穿戴档》记载，五月十三日，皇帝于园居期间为“关圣帝君降神，遣官拈香”^②。可见乾隆帝对于重要的神圣仍然十分敬重。

嘉庆、道光、咸丰三帝似乎对于这类祀庙祠宇都比较热衷，不但自己亲自拈香，还屡遣大臣致祭于圆明园惠济祠、河神庙、土地庙。嘉庆帝本人曾经在谕旨中强调：“朕敬礼神祇，为民祈福，大内及御园多有供奉诸神祠宇，每遇祈报，就近瞻礼，以申诚敬。”^③内务府档案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咸丰帝去世之前，依然派人对英法联军焚掠后幸存的圆明园春雨轩土地祠、双鹤斋吕祖亭、课农轩观音庵以及绮春园河神庙、惠济祠五处按时上供^④。

值得一提的是，同治年间圆明园的大部分景区已成废墟，但同治帝仍然多次遣官祭祀河神庙、惠济祠^⑤，并曾亲往圆明园文昌阁拈香^⑥，其敬信情况一如祖先。

这些祀庙祠宇的修建契机往往与国家灾害或帝王个人心愿相呼应，蕴涵了“有求必应”的功利色彩。如雍正初年闹蝗灾，建刘猛将军庙以镇之；帝王与后妃均盼望子嗣繁多，故建广育宫以保佑生育；嘉庆间黄淮水灾频繁，即仿清河县名祠建惠济祠、河神庙以保平安；咸丰间国家多故，咸丰帝身体不佳，特意装饰土地祠并加封土地公和土地母。

晚清学者王闿运在《圆明园词》注中曾讲述了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咸丰九年，上一日独坐若瞑，见白须人跪前。上问何人？对曰‘守园神’。问何所言，云将辞差使耳。问汝多年无过，何为而去，对以弹压不住，得去为幸。上曰：‘汝嫌官小邪？可假二品阶。’俄顷不见，未一年而乱作矣。”^⑦此事在清末似乎流传颇广，徐树均《圆明园词序》中也特意提及。民国时期笑然先生《圆

① 前揭《圆明园》，页11，《允禄等传谕将封赠龙王庙文字交付礼部》。

② 前揭《圆明园》，页861。

③ 前揭《清实录·仁宗实录(四)》，页486。

④ 前揭《圆明园》，页600。

⑤ 《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三五六，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

⑥ 前揭《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三六五。

⑦ 前揭《圆明园资料集》，页328。

明园遗闻》则称：“近人各笔记，多言圆明未毁时，文宗梦土地辞职事，谰言无稽，弗足信也。然梦事虽无，而土地神赏二品顶事，则尝聆先严言之。盖因宗人府中之土地像为王冠王服，咸丰八年六月初九日，文宗万寿节，命管园大臣奎荫诣园内土地庙封神，换二品顶戴。盖圆明内之土地像，乃服清制之衣冠也。梦辞之说，或沿此耶。”^①此说当指上述咸丰间加封杏花春馆土地祠之事而言。这段插曲可以作为圆明园祀庙祠宇的一个注脚，由此不难推测当时御园内从上至下对各路神灵的迷信程度。

从宫廷档案来看，对于部分祀庙祠宇的祭祀已经成为清帝园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还和民间一样举行比较隆重的仪式或游乐活动，例如从乾隆时期开始，清帝每月初一、十五均至广育宫拈香；四月十八日碧霞元君生日，在广育宫附近举办过皇会；每年二月十五前后，清帝至汇万总春之庙拈香，平时还经常去瑞应宫斗坛磕头，基本形成惯例。

根据《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记载，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皇帝亲赴汇万总春之庙、武圣祠、广育宫、文昌阁等处拈香时，经常由内廷负责演戏、演乐的机构南府（升平署）承应献戏或奏乐，例如广育宫所献之戏为《天官祝福》、《星云景庆》，或奏中和韶乐^②。道光二年（1822）皇帝朱批“祭花神应用单响炮仗三十件”^③。唱戏、放炮仗本是民间祭神的常见形式，御园中祀庙祠宇也加以效仿，具有浓厚的民俗气息。

一些重要的祀庙殿宇和儒、佛系统的祭祀建筑一样，每天除了香烛、果品之外，还要供茶，需要使用较多的木炭，乾隆二十二年（1757）《内务府奏销档》记载广育宫每日供茶用黑炭3斤（觔）、煤8斤，与舍卫城相同，关帝庙（武圣祠）每日供茶用黑炭2斤、煤5斤，明显要少一些^④。一般次要的祠宇如贵织山堂、土地祠、山神庙，多供奉纸金花，到年节的时候换新^⑤，相对比较简单。

碰到重要的祭祀日期，往往需要临时布置祭器和祭品，并由大臣主持祀祭典。例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内务府现行则例》记载：“（八月）太常寺奏准，园内每岁春秋二季致祭惠济祠、河神庙，恭设祭品、祭器，至期由运料门外派拨园户抬至祭所，祭毕仍著园户将祭器抬出运料门外。”^⑥《钦定大清会典图》记载祭祀惠济祠时位次、陈设与昆明湖龙神祠相同，正殿神龛前设案、俎、香几（供炉、烛、瓶），东西两旁设饌桌、祝案各一，殿内东侧设尊桌，祝官立于殿西，司香、司帛、司爵立于殿东，祭拜官在殿前领銜主拜，左右分别设导引二人，再东为典仪，由乐部和声署在甬路旁设庆神欢乐；殿门外东侧另设燎炉，掌燎官率燎人站立于炉南侧^⑦〔图十九〕。咸丰八年（1758）内务府《奏销档》记

① 前揭《圆明园资料集》，页285。

② 周明泰：《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卷五，页5—7，天津：大陆书局，1933年。

③ 前揭《圆明园》，页4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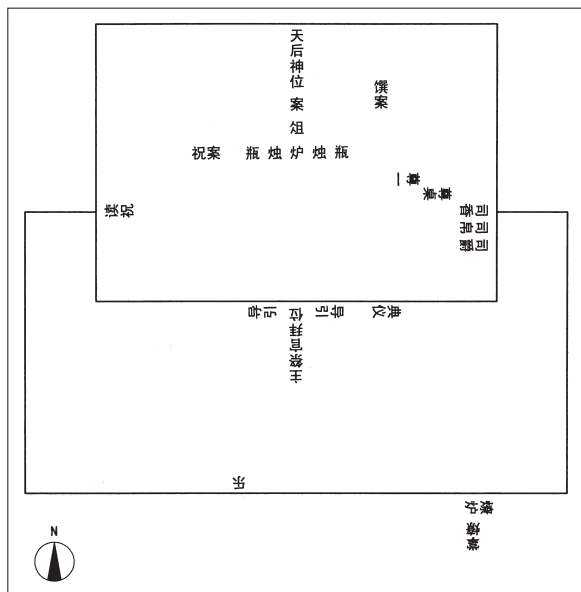
④ 前揭《圆明园》，页86。

⑤ 前揭《圆明园》，页1004。

⑥ 前揭《圆明园》，页1053。

⑦ （清）昆冈等纂修：《钦定大清会典图》卷二〇，清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图十九〕绮春园惠济祠位次及陈设图 摹自《钦定大清会典图》



载春雨轩土地祠的祭祀规制：“祭日，所司备器陈果实五盘，饼饵五盘，茶棧二，香盘一，炉一，灯二。中和乐，太监设庆神乐于阶上，设洗于阶下，设拜位于殿外。对引太监道承祭大臣服蟒袍补褂至香案前立、乐作，司香太监跪进香，承祭太监三上瓣香，复位，行三叩礼毕，对引太监道承祭大臣出，乐止，众皆退。”^{〔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圆明三园中祀庙祠宇并非佛教建筑，也非严格意义上的道观，但一些重要的庙宇有时也会选派道士、僧人（或道童、幼僧）当差。如内务府奏案记载，雍正六年（1728）内务府官员按照雍正帝旨意，在佐领、内管领下苏拉内拣选二十人在佛楼（日天琳宇）充当道童，后于雍正八年（1730）分拨出十名在紫禁城御花园斗坛应差，乾隆十八年（1753）又遵旨将佛楼

处的道士裁减至五名^{〔2〕}。乾隆二十二年（1757）《内务府奏销档》载佛楼安排了法官二名、道士五名以及幼僧十三名做饭^{〔3〕}，大约因为佛楼景区除了佛殿之外还有五处祠庙，所以特别需要较多的法事人员。另据《清会典·内务府太监事例》记载，广育宫、关帝庙（即武圣祠）、河神庙三处与佛楼、慈云普护、舍卫城、永日堂、法慧寺等佛教场所均有首领太监充当僧人上殿念经，至道光十九年（1839）方才裁撤^{〔4〕}。

五 结语

综上所述，圆明三园中先后建有大量的祀庙祠宇，供奉各路神灵，类型复杂，可满足平安、祈福、求雨、治水、灭蝗、求子等各种心理寄托。其建筑规模不大，形制相对简单，内部设有神像或神牌，主要强调特殊的祭祀功能，景观属性较弱，但也具有一些自身的特色。对这些祠宇的祭奉是清代帝王和皇室成员园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信仰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同时也反应了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多元的文化因素，在清代宫廷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意义。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责任编辑：张 露）

〔1〕 前揭《圆明园》，页548。

〔2〕 前揭《圆明园》，页71，《总管内务府奏遵旨裁减圆明园佛楼道士折》。

〔3〕 前揭《圆明园》，页85—86。

〔4〕 前揭《圆明园》，页1016。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which is significant to have an objective idea of what he was like in the emperor's eyes and what condition he was in during that period.

KEY WORDS: Giuseppe Castiglione; the Qing dynasty; collaborators

A Study of Iron Oxide Coloring Function in Blue Glaze & Green Glaze Jun Porcelains

Wang Fen Miao Jianmin Hou Jiayu Lin Ying Zhu Jianfeng

ABSTRACT: There remain the focus of debates in academic circle as to the function of iron oxide in the blue glaze and green glaze Jun porcelains, and the generation of blue opalescence as well.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group conducts a test of its coloring process and mechanism by enlarging the content of iron oxide, especially analyzes the effects caused by the basic glaze components and the microstructure of liquid-phase separation upon iron oxide coloring with XRD, SEM, EDS, etc.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it is iron oxide and other colorings that matter more than blue opalescence that occurs accidentally or just aids to the coloring process.

KEY WORDS: Jun Porcelain blue; enlarging the content of iron oxide; aid to coloring process

A Research into The Royal Shrines and Ancestral Temples inside Yuanmingyuan Imperial Garden (Gardens of Perfect Clarity)

Jia Jun

ABSTRACT: In Yuanmingyuan Park (Gardens of Perfect Clarity), the important royal garden of the Qing dynasty were there many royal shrines and temples where the Qing emperors and his family members used to offer sacrifices to the Dragon King, Guan Di, the God of Earth, the God of Flowers and other Gods and Goddesses during their stay he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ed texts to mak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arrangement,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building group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crificial rites, trying to unveil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Yuanmingyuan Park (Gardens of Perfect Clarity); shrines and temples; the sacrificial rites

The Eastern Palace Officials Changes and The Outer-court Politics in Hongwu Period

Liu Xiaodong Nian Xu

ABSTRACT: In Hongwu(洪武) reign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ter-court politics was undetachable from the crown prince. The changes of the officials in Donggong (the Eastern Palace) anyhow indicated the subsequent events happening during that period. The establishment of Donggong (the Eastern Palace) offi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concurrent posts of the meritorious ministers were favorable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but a potential danger lay hidden leading to the rise of the powerful 'Zhedong' faction (the clique of east Zhejiang townsmen), who was smashed right after Zhu Yuanzhang decided to wipe out the external power. The changes of the officials in Donggong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00 to 108.*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09 to 128.*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29 to 139.*